索 引*

A

《阿育王經》，頁 289 註 81, 291；

《阿育王傳》，安法欽（活躍於 281–306）所譯，迦葉佛袈裟故事, 257, 260–261, 288–297, 300

阿地瞿多（Atikūṭa，無極高，活躍於七世紀 50 年代）：所辦之都會道場，（普集會壇）, 475, 476, 495, 510；歸於其名下之《陀羅尼集經》, 474, 476, 495

安清（安世高 [活躍於 148–170]）, 53，頁 58 註 99；亦見觀世音（Avalokteśvara）的應驗記與靈驗記

阿育王像與阿育王塔：長沙寺阿育王像，87 頁註 135, 328–329；高悝的阿育王像, 78, 87 註 135, 87–92, 93-94 註 139, 103, 104–107, 327, 329；中國發現的阿育王塔，見“鄮縣與長干寺塔”條

阿育王傳奇：梵語本與漢語本之比較，頁 289 註 81, 293；亦見《阿育王經》與《阿育王傳》（梵：*Aśokāvadāna*）

B

白居易（772–846），所撰碑銘，頁 14 註 17，頁 16 註 21, 18 註 26, 23 註 36, 127 註 182

般若波羅蜜多：對於空性的話語, 464；般若文獻中薩陀波崙（Sadāprarudita; 常啼）的故事, 454 註 85；朱士行西行求取般若文獻, 35

寶唱（464–514+），見“《名僧傳》”條

《寶性論》，亦見“《究竟一乘寶性論》”條

* 索引條目以漢語拼音排序；索引頁碼為原書頁碼（標示於中譯本頁面中部的邊緣）。

寶思惟（Maṇicintana, ?–721）：其於 700–701 年譯《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呪經》, 484–485；《浴像功德經》, 361, 481, 482 註 27, 483, 484, 485
寶雲寺（明州）：道因在寶雲寺師從中立, 189；此寺為天台宗的主寺, 160–161；義通的道場, 160, 160 註 33, 171；遵式出任此寺住持, 160, 161
報恩院，見“延慶寺”條
本特（Yael Bentor）, 493 註 77, 503 註 112, 504 註 117, 506 註 127, 512 註 149；《完美的傾瀉》（*Immense Downpour*）, 511, 512
本如（神照, 982–1051）：作為東掖承天寺住持, 151–152, 162, 164, 168；《釋門正統》與《佛祖統紀》中作為天台法脈, 162, 164, 189；作為處謙的法脈, 150 註 19, 175 註 90；本如以頓悟而獲傳法, 168
帛法橋（256–345）, 收於傅亮《光世音應驗記》, 52, 52 註 90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懺儀為陀羅尼持誦所取代, 471 註 151
布歇 (Daniel Boucher), 482 註 25, 482 註 27

C

禪宗燈錄：以頓悟與法脈傳承為基礎, 146–147, 148 註 15；李遵勖 1036 年編纂的《天聖廣燈錄》, 146, 146 註 13；宋代天台法脈傳承史乃以此為模本, 142–143, 146–147, 154–155, 169–170
禪宗傳統：在傳記書寫的形式之中所展現的理論觀點, 2；菩提達摩（Bodhidharma）袈裟的傳承, 257, 261, 300–301
懺悔與懺儀：結懺會, 遵式在東山組織, 163 註 47；繼忠為療疾而行觀音懺, 181, 181–182 註 109；《法苑珠林・懺悔篇》保存了《冥祥記》中有關劉薩河 / 慧達的故事片段, 72 註 121；陀羅尼持誦替代了懺儀, 443, 453, 457–458, 461, 469–471
車溪擇瑛（擇瑛；1045–1099）, 171 註 70, 174 註 90, 191
陳垣（1880–1971）, 12 註 14, 12 註 15
晁說之（嵩山 [1059–1129]）, 為中立撰寫的碑銘, 157 註 26, 172 註 77, 193–194
承天寺（亦名能仁寺、乾符寺）, 坐落於明州東掖（或稱東山）, 160, 162 註 47；天台宗的重要寺院, 159, 160–161, 161–162, 161 註 39；遵式為其住持, 162, 162 註 44, 162 註 47
《出生無量門持經》（*Anantamukha-sādhaka-dhāraṇī*）：佛馱跋陀羅譯本，頁 440 註 33；支謙譯本《無

量門微密持經》的救世傾向, 432, 439, 頁 442 註 40；《大正藏》中的諸譯本（經號：1009, 1012–1018), 439；功德直與玄暢對陀羅尼的音寫，頁 441 註 38；無量門見於, 439–440
《出三藏記集》，僧祐編纂：慧皎利用此書作為資料來源, 32, 34–35, 49–50, 53；此書中曇摩羅刹的傳記, 49, 49 註 84, 55；此書中曇無竭的傳記, 28 註 51, 55；此書中朱士行的傳記, 35, 55
處謙（1011–1075）：其法脈傳承, 147 註 15, 149, 175 註 90；在常寧寺作為契能的繼任者, 184 註 115；與圓照, 149, 151, 184 註 115
處元（1030–1119），與道琛的歷史, 178

D

《大悲經》：引此經來歸敬僧侶, 337–338, 353 註 61；引此經來弘揚迦葉佛袈裟的神奇潛力, 287–288；此經之中引用的律藏文獻, 279
《大方等大集經》：引此經來歸敬僧侶, 337–338；此經集之中的《月藏經》, 286, 288
《大方等陀羅尼經》, 430–471 頁之中的各處
《大方廣佛華嚴經》，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譯：此經之中對法服的討論, 279, 280, 282, 283；臨終捨世偈, 388–389, 425 註 91
《大智度論》中關於臨終時刻, 424；關於蓮華色比丘尼, 321, 353
《道宣律師感通錄》：道宣感應神靈的自述, 70–71 註 119, 101, 119, 121, 209 註 7, 250–254, 256, 258, 290, 298–299 註 120, 305–306；此書中的宇宙故事, 247 註 81；此書中的阿育王第四女的故事, 87 註 135, 291；涼州地區石像的故事, 119–124
《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此書之中所傳達的釋迦牟尼的新經, 208–211, 261–264；《法苑珠林》中保存下來的章節, 70–71 註 119, 209 註 7, 211 註 9, 222 註 26, 258–260, 263, 264, 264–266 註 20；佛陀乞食缽中出塔, 206–208, 219, 219 註 22, 221；通過建塔來弘揚正法, 262–264
《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 關於迦葉佛袈裟的經文：《阿育王傳》可能對此記有所影響, 297；《法苑珠林》中（E 段）的引文, 209 註 7, 210, 222 註 26, 264–265, 274, 297；作為安陀會衣的袈裟, 265 註 20；迦葉佛的袈裟, 297；作為僧伽梨衣的袈裟, 265 註 20, 267, 268, 269,

270, 270 註 24, 271–272, 273, 274；救世方面的意義, 260–261, 275–277,285–287,301;袈裟的分身, 260, 269, 301;一型, 267–270;二型, 270–274
達摩笈多(Dharmagupta, ?–619), 達摩笈多譯《添品法華經》, 43 註 80
道廣(卒年不詳), 13 註 16
道基(576–637), 22 註 34, 24 註 43
道冏(卒年不詳),《高僧傳》中的傳記, 32, 34
道宣 (596-667)：對其神異遭際記載的自我描述, 70, 70–71, 208, 208–209 註 7, 256–260；傳記記載, 見道宣所編纂之“《續高僧傳》”條；歷史文件的編集, 見道宣所編纂之“《廣弘明集》”條；靈驗記集, 見道宣所編纂之“《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條；《大唐內典錄》, 8 註 10, 69 註 116；《關中創立戒壇圖經》, 258；道宣在淨業寺所建之戒壇, 214, 246, 258, 301；從神靈獲得指示, 見“《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在 662 年關於僧人是否應該拜俗論諍之中的角色扮演, 324；關於三寶, 見道宣編纂“《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條；作為律藏權威, 69 註 117；道宣對律藏的註疏, 見道宣編纂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西明寺中的道宣, 69 註 117, 208, 258, 259, 276, 323, 327 註 8, 334
道琛(圓辯 [1087–1154])：受命為延慶寺住持, 173, 188；其法脈, 148 註 15, 180；弘揚淨土法門, 177
道誠（卒年不詳), 1019 年編纂《釋氏要覽》中的《冥祥記》, 74 註 122
道綽 (562–645), 25 註 44, 397–398, 415, 424–425
道世(?–683)：見“《法苑珠林》”條；關於佛經的教義, 見《諸經要集》
道邃（卒年不詳), 156–157, 193
道安(312–385)：其弟子曇翼在長沙建寺, 328；預言將往生兜率天, 411–412, 426
道因(587–658), 李儼給道因撰寫的碑文, 11 註 13
道因(草菴, 1090–1167)：延慶寺住持, 189–190, 192；對其法脈傳承歸屬的混淆, 190；作為中立的弟子, 190；作為文粲的轉世, 190
道淵(卒年不詳), 道淵的傳記, 176–180；178, 179 註 105, 180
道原(?–1004)：道原的《景德傳燈錄》, 158 註 32
道願 (卒年不詳), 轉世兜率天, 417
德韶(891–972), 24 註 41, 158 註 32
東山：遵式傳記中所提到的東山, 162–163 註 47；東山上的天台宗寺院,

見東掖山白蓮寺；東掖山（或東山）承天寺（亦名能仁寺）
東掖（能仁），148 註 15
東掖山，寺院之所在，見東掖山之“承天寺（能仁寺）”條
東掖山白蓮寺：作為天台與淨土活動的重要中心，163；本如在此成立白蓮社，163；元惠的弟子智仙在此寺中，147–148 註 15
敦煌：提到劉薩河的敦煌寫卷，119 註 180；第 323 號窟中壁畫中描述劉薩河在吳越，128 註 184

E

《佛本行經》，333 註 23，337 註 35，340 註 44
《佛祖統紀》，志磐編著：獲得開悟一般會接受多位法師的教誨，147，147–148 註 15；關注於傳主的傳法生涯，152–153，167，178–179；關注於傳主的訓練，146–153，167，170–171，176，178–179；關於宋代天台宗中心的形成，156–159；關於此書編纂的歷史學問題，142–152；人物單列，分別見以下條目：處謙（1011–1075）、道因（草菴，1090–1167）、可觀（1094–1182）、善月（1149–1241）、祖韶（卒年不明）；《佛祖統紀》中的鄮縣舍利塔及其靈驗故事，102；志磐對此書的編纂，141
《佛祖統紀》– 法系圖表：中立之後的繼任住持，193–195；處謙的法脈譜系 151–152；作為“未定草”的未完工狀態，195；此書中圍繞著知禮及其繼承者的法脈系統構建，142，149–152，156–157，157 註 26，190；從尚賢到繼忠的傳法，179–180；此書中透露的總體法脈系統，166–170，193；亦參附錄二

F

《法苑珠林》，道世（?–683）於 668 年編纂：道宣受天啟，208，256–260；《法苑珠林》中所保存的《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片斷，70–71 註 119，209–210 註 7，211 註 9，222 註 26，258–260，263，264，264–266 註 20；李儼的序，209 註 7；《法苑珠林》中所引《冥祥記》中的劉薩河 / 慧達相關內容，72 註 121；關乎禮敬三寶的諸修行，323–325，330–331，336，338–341
佛缽：《蓮華面經》中所描述的佛缽在犍陀羅的宿命，207，253；《法苑珠林》（G 段）中所保存的道宣的故事，207，211–220；《付法藏因緣傳》中的佛缽，239；迦葉佛袈裟與佛缽的比較，219 註 22

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 359–429）：陳垣對其碑的討論, 12 註 15；《出生無量門持經》, 440 註 33
佛陀的行乞缽：見“佛缽”條
佛雷（Bernard Faure）, 261, 275 註 33, 301–302
佛像：蓮華色比丘尼（Utpalavarṇā）的故事, 321 註 1, 353–354；中古中國佛教的流行, 364；作為圓寂了的佛陀的替代, 321–322 註 2, 322
佛像–靈驗記：高悝的佛像, 78, 87–88 註 135, 87–92, 93 註 139, 103, 104–107, 327, 329；對佛像行三皈依, 338–341, 348–351, 364；中國佛教中佛像–靈驗記的流行, 322；在禮敬佛陀、觀想佛陀與靈驗記故事之間的關係, 325
法脈傳承：香爐、拂塵作為法脈傳承的象徵, 149–151, 150 註 19, 159, 183–184, 183 註 114, 186–187, 188 註 126；住持並非總與法脈傳承相應, 151–153, 156；《釋門正統》與《佛祖統紀》中圍繞知禮及其法系的法脈傳承構建, 142, 149–152, 156–157, 157 註 26, 190；佛經來作為法脈傳承的象徵, 150 註 19, 175 註 90；宋代天台宗的法脈傳承是受到了禪宗的影響, 142–143, 146–147, 154–155, 169–170；教法（法嗣）與證悟為通史之焦點, 147, 147–149 註 15, 152–153, 156, 167–168, 174–176；天台宗之普遍主義主張，見“通史”條
法賢（Dharmabhadra, 或天息災 Devaśānti; ?–1001), 499 註 95
法相（卒年不詳）, 33, 57, 58
法祥（?–624）, 409, 423
梵光（圓照, 1064–1143）：延慶寺住持, 148 註 15, 169, 172–176, 173, 193, 195；從智普而開悟, 173–176, 174 註 90；退居後至奉化福聖寺, 173
福琳（703–784）, 15 註 19
福爾克（Griffith Foulk）, 142
傅亮,《光世音應驗記》中所載帛法橋故事, 52, 52 註 90
《付法藏因緣傳》: 此傳記載之佛陀乞缽, 239；此傳中記載的迦葉佛袈裟傳承, 296 註 114, 300

G

《高僧傳》，慧皎編纂, 8, 8–9：《高僧傳》的分科, 10, 10 註 11；中國傳記作為僧傳史源, 4–5 註 4, 33–35, 55；傅亮關於帛法橋的故事是其主要史源, 52；個別傳記的羅列，見附錄一與附錄二；與《冥祥記》神異故事的比較, 7, 30–35, 40；寺志與地方傳記總集乃《高僧傳》史源,

4 註 3；對佛塔碑銘的利用, 3 註 1, 6–7, 54 註 93；《高僧傳》中所載吳郡佛像, 78
高悝（活躍於四世紀），其所發現之佛像, 78, 87–88 註 135, 87–92, 93 註 139, 103, 104–107, 327, 329
高澤民（Daniel Aaron Getz), 160
顧愷之（334–405?), 473 註 4
《觀佛三昧海經》，歸名為佛馱跋陀羅, 343–344, 343 註 48, 343 註 51, 348
《灌洗佛形像經》（或名《摩訶剎頭經》), 480–481, 480n21, 481 註 25, 484, 484
《廣弘明集》，道宣編纂, 662 年為僧團編纂的狀文, 334, 334 註 26, 336–337, 337 註 35, 348–349, 352 註 59
觀想：《觀佛三昧海經》中的念佛三昧, 343–344, 343 註 48, 343 註 51, 348；在禮敬佛陀、觀想佛陀與靈驗記故事之間的關係, 325；《金剛頂經》作為觀想與曼荼羅持誦次序的來源, 496–497, 496 註 84, 499–501, 526；《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中的觀想, 495–496
觀世音應驗記：青蓮院本，頁 31 註 58；陸杲（459–532）所編纂之《繫觀世音應驗記》；傅亮（374–426）編纂之《光世音應驗記》，頁 52 註 90；劉薩河 / 慧達的骨舍利, 116；臨川康王請道冏供養作觀音法會時的神異, 43–44
觀音，繼忠與觀音有關的神異證悟, 181, 181–182 註 109, 182 註 109
灌頂（561–632）：出現在慧辯的夢中, 175 註 90；出現在晤恩的夢中, 422；在智顗去世之後記蒭灌頂的出生與弘法, 417 註 69；法宣為灌頂撰寫碑文, 22 註 33
廣修（771–843), 156–157
國清寺：會昌法難後衰落, 157, 188 註 126；《國清百錄》, 435 註 16；國清寺所藏智顗的香鑪、拂塵, 150

H

杭州，天台宗的中心, 158
後吠陀儀軌文化：在後吠陀形像實踐中浴像儀軌的演化, 476–477, 480；觀臺（maṇḍapa，曼達婆）的修建, 538 註 60
《華嚴經》，見“《大方廣佛華嚴經》”條，佛馱跋陀羅譯
慧辯（?–1073), 175 註 90
慧旻（573–649), 405, 405, 407 註 36
慧命（531–568), 414
慧命（卒年不詳), 416
慧達（345–436，即劉薩河）：敦煌寫卷之中的劉薩河, 119 註 180；道宣

所編纂《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之中所昭示的劉薩河傳的演變, 68–72, 77, 112–117, 119, 119 註 180；利賓菩薩為劉薩河之前身, 120–121, 253；殘本《冥祥記》之中的慧達, 見“《冥祥記》－慧達 / 劉薩河” 條; 敦煌壁畫之中所描述的慧達在吳越地區的神跡, 128 註 184；慧達遺骨的故事, 109, 115–116, 122；慧達所發現的佛塔，見 “鄮縣與長干寺塔” 條；慧達傳記之中引起的難題, 125；劉薩河的繁複俗名, 66 註 108–109, 119 註 179

慧琳 (431–504)：慧琳所撰《道生碑》, 12

慧琳 (733–817)：慧琳譯《新集浴像儀軌》, 361 註 83, 487, 510

慧曠 (533–613), 22 註 33, 401 註 2

慧皎 (497–554)，亦見其所編著的 “《高僧傳》” 條

慧皎《高僧傳》，見 “《高僧傳》” 條

慧進 (402–485), 414

慧進 (卒年不詳), 33, 34 註 63, 57, 58, 421

慧慶 / 惠慶 (391–452),《高僧傳》中所載, 34, 38, 47, 55, 58

慧詢 (月堂, 1119–1179), 148 註 15, 185 註 120, 191, 192–193

慧才 (1998–1083), 165, 165 註 59

慧遠 (334-416)：《高僧傳》中的慧遠傳, 12 註 15, 48, 50, 55, 56 註 95；《名僧傳》中的慧遠傳, 51；謝靈運慧遠碑銘, 12 註 15；慧遠所建龍泉精舍, 50 註 87；其譯《華嚴經》, 見 “《大方廣佛華嚴經》” 條；亦見 “《觀佛三昧海經》” 條

J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道宣 664 年編纂：在內容上對神異事件梗概的記錄與官方記錄保持一致, 60 註 102；其中所描繪的天師道教徒, 95 註 140；在中國簡文帝之塔被認定為阿育王所建, 81–87；劉薩河 / 慧達的傳記演變痕跡, 68–72, 77, 112–117, 119, 119 註 180；圍繞神異故事的構建, 247 註 82；圍繞崇敬三寶修行的構建, 323–324, 326, 327 註 8；此書中所描繪的吳郡佛像, 95, 97 註 147, 105, 107

繼忠 (扶宗, 1012–1082)：在晁說之所撰中立碑文中, 193–194；《佛祖統紀》的禪宗法脈譜系之中, 179–180；與觀音有關的神異證悟, 181, 181–182 註 109；繼忠編纂了知禮與仁嶽針對山外的護教論諍著作, 185 註 119, 185；繼忠拒絕智顗的香鑪、拂塵, 186–187, 188 註 126

迦葉佛（Kāśyapa Buddha）：道宣記載迦葉佛石像, 119–120；鄮縣塔舍利為過去佛——迦葉佛臂骨, 101；迦葉佛袈裟，見“袈裟－迦葉佛袈裟”條；吳地的迦葉佛石像, 95
袈裟僧衣：《華嚴經》之中所討論的“法服”, 279, 280, 282, 283；道世對此之討論, 282–283 註 64；道宣從律藏角度對此之討論, 260–261, 275–282, 282 註 64, 387–388；道元對此之討論, 261, 275 註 33, 301–302；亦見附錄二
袈裟僧衣－迦葉佛的袈裟, 256–320 之中的各處；道宣所感應的經教, 見“《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關於迦葉佛袈裟的經文”條；與迦葉的頭陀行, 383, 383 註 24；聖地在中國的在地化, 252–254；在祇園精舍建立的戒壇與迦葉佛袈裟之傳承, 219–220 註 22, 268；佛缽故事與此之比較, 219 註 22；迦葉佛袈裟之傳統, 295–296, 296 註 113, 300–301
皎然（清晝, 720?–800), 13 註 16, 14, 23 註 37
戒壇：道宣想像的祇園精舍戒壇, 263–264, 268；道宣所建淨業寺戒壇, 214, 246, 258, 301；在祇園精舍建立的戒壇與迦葉佛袈裟之傳承, 219 註 22, 268–272；禪宗關於菩提達摩袈裟傳承的全新話語敘述之背景, 301；道宣所描述之塔狀三層戒壇, 251
《金剛頂經》（*Vajraśekhara sutras*）：在施護所譯《金剛頂經》降三世明王（Triloka-vijaya）部份的息災護摩（śāntika homa), 501 註 105, 508；作為觀想與曼荼羅持誦次序的來源, 496–497, 496 註 84, 499–501, 526
景德（年號）：於此期間（1004）完成的禪宗燈錄, 146；《景德傳燈錄》, 道原編纂, 158 註 32
淨土宗：希求往生彌勒兜率天的傳記, 411–412, 416–419, 426；道琛專修淨土, 177；道宣的佛缽變淨土故事的祇園精舍背景, 212；臨終, 365；與淨土宗相關的寺院見東掖山“白蓮寺”條；祇園精舍戒壇如同淨土之景象與迦葉佛袈裟傳承, 268；延慶寺知禮所營之淨土社, 177；遵式所營之淨土社, 160；在淨土往生與“空性”、“無生”教義話語之間的矛盾, 397–398, 424–427
鏡：“示鏡灌頂”之中對正法的比較, 512 註 149；在西藏形像與佛塔開光儀軌之中, 504–505 註 117；用

於浴像儀軌之中, 503–504, 512
《究竟一乘寶性論》, 338–339, 339–340 註 44, 342
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344–413, 或 350–409): 鳩摩羅什碑, 12 註 15; 羅什所譯《五分律》之中的迦葉佛袈裟的故事, 296
居士佛教信仰與士人精英, 54 註 93, 127

K

《開元釋教錄》, 9, 480 註 21, 481 註 25, 484
可觀(1094–1182), 延慶寺住持傳法譜系之中, 191

L

利賓(卒年不明), 慧達之前身, 120–121, 253
李無諂(活躍於 700 頃), 484–485
李儼(活躍於七世紀), 11 註 13, 209 註 7
《歷代三寶記》, 費長房編纂 (?–598+), 9 註 10
《蓮華面經》, 佛缽的宇宙宿命, 207, 253
《梁書》: 劉薩河發現阿育王塔, 80–87, 90, 104–106, 108 註 160; 高悝像的故事, 89, 90–92
臨川康王, 見"劉義慶"條
劉薩河, 見慧達(345–436, 又名劉薩訶)
柳田聖山(1922–2006), 6 註 6, 127
劉勰(?–473), 21 註 29
劉義慶(臨川康王 [403–444]): 靈驗記集, 見"《宣驗記》"條, 或稱《冥驗記》《幽明錄》;《高僧傳》中所載道囧與其之關係, 46; 臨川康王請道囧供養作觀音法會時的神異, 43–44
陸杲(459–532),《繫觀世音應驗記》的編纂者, 與慧皎《高僧傳》中的材料密切相關, 31
魯迅 (1881–1936),《古小說鉤沉》, 31 註 57, 73 註 121

M

鄮縣與長干寺塔:《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的記載, 76–77, 84;《梁書》中劉薩河發現阿育王塔的段落, 80–87, 100, 108 註 160;《冥祥記》中劉薩河發現阿育王塔的段落, 76;《佛祖統紀》中的鄮縣與長干寺塔靈驗故事, 102;《高僧傳》中的鄮縣與長干寺塔靈驗故事,78–78,97;《高僧傳·惟則傳》中的鄮縣與長干寺塔靈驗故事, 72
曼荼羅與曼荼儀軌: 在《不空羂索經》之中的, 485; 義淨的《浴佛功德經》

之中的, 481 註 25
曼荼羅與曼荼儀軌 – 普集曼荼羅儀軌, 510, 514–515；在此後版本的觀想中的中心地位, 495, 510；從《陀羅尼集經》之中的形像儀軌被融入了, 504；阿闍梨（ācāryas）作為灌頂的對象, 475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238
密教:密教的《不空羂索經》(*Amoghapāśa dhāraṇi sūtra*), 484–485；将特定的修行歸到與佛陀思想相應來加以合法化, x；對此一術語的定義, 472 註 1；息災（*śānti*）文化對密教之影響, 476；阿闍梨（*ācāryas* 的灌頂儀, 475–476；印 – 藏佛教的佛塔開光儀軌, 511；密教文本, 見《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藏傳佛教中的密教, 見“藏傳佛教”條；亦見陀羅尼修行
密教 – 形像開光：佛教形像崇拜與形像開光之區別, 472–273；形像活化儀式與形像開光之區別, 473；形像安放儀軌，見“密教 – 形像安放”條在《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之中的形像開光, 474；形像的點睛開眼儀軌, 473, 506–507；密教形像開光與往世書時代印度教供像儀式的聯繫, 512 註 152
密教 – 形像化,《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之中, 495–596
密教 – 形像安放：義淨與慧琳對於印度浴像的討論, 477；亦見“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條
《名僧傳》，寶唱編著：慧皎《高僧傳》與《名僧傳》的比較, 32；慧皎對《名僧傳》的批評, 10 註 12, 31；編纂《名僧傳》的材料, 51–55
《冥祥記》: 慧皎《高僧傳》與《冥祥記》的比較, 7, 30–35；《冥祥記》中的竺法純傳, 47
《冥祥記》– 慧達 / 劉薩河，佚文的存世情況, 72 註 121
明州，作為天台宗的中心, 156, 158–159
明則（?–615?), 22 註 33, 24 註 43
《摩訶剎頭經》，見“《灌洗佛形像經》”條
牧田諦亮 (1912–2011), 4–5 註 4, 6 註 5, 31 註 57–58, 36

N

那連提耶舍（Narendrayaśas, 490/517–589)：所譯之《大集月藏經》, 288；歸到其所譯之《蓮華面經》, 207；所譯之《大悲經》(*Mahakaruṇa-puṇṣarika sūtra*)，見“《大悲經》”條
能仁寺, 見“承天寺（亦名乾符寺）”條, 坐落於明州東掖（或稱東山）

P

潘霖德（Linda Penkower），157, 158 註 31, 188 註 126

Q

契能（尚能，卒年不詳），187 註 125；在譜系記錄中對其位置之調整，151, 156–157
前川隆司，6 註 6
乾符寺，明州，見“承天寺”條
乾符寺，長安，銘文描述與多寶塔相關的靈異，11 註 13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竺難提譯：《摩訶止觀》中對此經中儀軌之討論，435；此經之發展，432
《欽定全唐文》，董誥（1740–1818）編纂：此一總集之中所收之塔銘，12 註 14；此一總集之中所收銘文與《續高僧傳》中傳記材料的平行對應關係，12 註 15
求那跋摩 [Guṇavarman; 367–431]，48–49
《全唐文》，見“《欽定全唐文》”條

R

饒宗頤，128 註 184
仁素（卒年不詳），元珪的《影堂記》，64，64 註 105，66
芮沃壽（Arthur Wright），3 註 1，54 註 93

S

桑山正進，207，238
僧洪（?–416+），《高僧傳》中的《僧洪傳》，32，34，47–48
僧祐（445–518）：其所編纂的僧傳，見“《出三藏記集》”條；劉勰撰寫的僧祐碑文，21 註 29
山部能宜，343 註 51
山外派：繼忠使用“山外”這一術語，186–187，187 註 125；追溯到十四世紀祖師清竦的法脈系譜，159
善月（1149–1241），146 註 14，175 註 90，193
尚賢（廣智，卒年不詳），148 註 15；《佛祖統紀》之傳法譜系中的尚賢，179–180，186
神皓（717–791），13 註 16，23 註 37
神悟（689–751），13 註 16
史蒂文森（Daniel Stevenson），160
施護（Dānapāla，?–1017）：施護譯《金剛頂經》（*Vajraśekhara sūtra*），496 註 84，498 註 92；施護譯《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480；在官方傳法譯經院中的譯經活動，499 註 95
《釋門正統》，宗鑑編纂：關注於傳主的

傳法生涯, 152–154, 158–159, 167；關注於傳主的訓練, 152–153, 167, 170, 176, 178–179；關於此書編纂的歷史學問題, 142–152；人物單列，分別見以下條目：處謙（1011–1075）；道因（草菴, 1090–1167）；慧辯（?–1073）；可觀（1094–1182）；善月（1149–1241）；祖韶（卒年不詳）；關於繼忠的證悟, 181–182 註 109；關於繼忠對山家 / 山外之諍的綜述, 185 註 119；圍繞著知禮及其繼承者的法脈系統構建, 142, 149–152, 156–157, 157 註 26, 190；宗鑑對此書的編纂, 141, 145

《釋門正統》– 法系圖表, 166；在此書之中新出現的作為通史的傳法圖特點, 166–170；書中對於證悟預言的重視, 174, 182 註 109；作為“未定草”的未完工狀態, 195；主要關注於知禮的祖師系譜, 149–152, 151, 157 註 26, 190；亦見附錄二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道宣撰, 365–398 頁中各處；其中所引用的《四分律》, 276；討論臨終之際, 365–366, 416；討論袈裟僧服, 275–282, 275 註 33, 279–280, 282 註 64, 282–283, 287；關於歸依法, 325, 333 註 22, 341；在證悟無常與繫念往生淨土間的矛盾, 397–398；亦見附錄二

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 95 註 140, 473 註 3

四明知禮 (960–1028)：作為天台祖師中的最後一位, 142；《佛祖統紀》與《釋門正統》中的譜系構建中的知禮, 149–152, 156–157, 190；延慶寺創立的淨土社, 177;《佛祖統紀》中的宋代天台宗中心, 156–159

《宋高僧傳》，贊寧 988 年編纂：《宋高僧傳》的分科, 10 註 11；佛教大藏經之中的《宋高僧傳》, 8, 8–9 註 10；對袈裟僧服的討論, 282–283 註 64；福琳（703–784）的傳記, 15 註 19；《宋高僧傳》中的鄮縣塔故事, 72；晤恩的故事, 422；贊寧在準備撰寫《宋高僧傳》時運用了塔銘及類似的材料, 6–7, 12–13 註 15, 13–15, 18–19 註 26；志磐的《佛祖統紀》中的傳法譜系乃參照《宋高僧傳》, 193

三寶在中國 – 歸依之框架：關於佛教形像的應驗記故事背後的論諍企圖, 330, 351；在道宣的《法苑珠林》中, 323–326, 330–331, 336, 338–341；在道宣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 323–324, 326, 327 註 8；662 年關於僧侶是否應該拜俗

的論諍, 324；蓮華色比丘尼的故事, 353–354；對佛塔禮拜與致敬三寶分開, 327 註 8；在此話語之中所反映的佛教僧團地位, 338–341, 348–351；亦見“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條
嵩山，見“晁說之”（嵩山, 1059–1129）條

T

塔寺碑銘：塔銘撰寫之規範, 4, 15–16；中國墓誌碑文撰寫規範之比較, 6；進一步研究之指南, 126–128；塔銘對於中國佛教傳記撰寫貢獻的假說, 6–11, 125–128, 153 註 23；個別塔銘，見“鄮縣與長干寺塔”條；靈驗記與銘文材料中所載之比較, x；仁素為元珪撰寫的碑文, 64, 64 註 105, 66
太史文 (Stephen F. Teiser), 330 註 13
曇無竭（Dharmodgata, 法勇 [?–420+]）：《高僧傳》中曇無竭的傳記, 28 註 51, 55；相關之靈驗故事, 55
曇詢（520–599）, 12 註 15, 409–410
天台宗：晁說之對天台譜系傳統的記錄, 193–194；宋代天台宗譜系傳統的構建, 141–195 頁各處；天台宗的諸史書分別見：志磐的“《佛祖統紀》”條；宗鑑的“《釋門正統”條；吳克己的“《宗源錄》”條；天台宗的個別僧人，見“可觀（1094–1182）”條；天台宗的譜系，見附錄一；“《佛祖統紀》– 傳法子孫”條；“山外”條；用新的佛經來合理化天台宗，見“《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條；淨土觀想修行, 177；宋代天台宗主要寺院的歷代住持更替, 156–193；針對禪宗而開始修造的天台宗通史, 142, 146–147, 154–155, 169–170
天台宗之普遍主義主張，見“通史”條
田中良昭，119 註 180
通史：對禪宗譜系的編輯調整, 146–147, 154；後來天台宗的譜系傳承史可追溯到知禮與延慶寺的繼任住持, 156, 159–161；通史中的法系傳承圖譜, 144, 154–156, 196–202 與附錄一；地方中心轉型為通史的資源, 142–143, 154–156, 159–166, 186, 186；迦葉佛袈裟故事的在地化, 252–254；通史的文本，見“《佛祖統紀》”條；“《釋門正統》”條；通史之中的天台宗版本, 141–143, 145–146, 153–154, 193–195；教法與證悟為通史之焦點, 147, 153
《陀羅尼集經》, 題名阿地瞿多（Atikūṭa, 無極高，活躍於七世紀 50 年代）：形像儀軌指南被融入了普及曼荼羅法會儀軌之中, 504, 514–514；

此經集之中的曼荼羅指導細節, 495
陀羅尼修行：持誦陀羅尼之中的懺罪悔過, 470；懺儀為陀羅尼持誦所替代, 470–471；顛覆性的可能, 471;經文, 見“《出生無量門持經》”(*Anantamukha-sādhaka-dhāraṇī*)條
158 註 31；灌頂出現在晤恩的夢中, 422
《無量門微密持經》, 支謙譯, 救世論的關注, 432, 439, 442 註 40
吳越地區：吳越地區的阿育王塔, 77；官員顧承徽將其宅第施捨給義通, 159–160；吳越忠懿贊助天台典籍的流傳, 150 註 19

W

萬齊融(卒年不詳), 24 註 40
王曼穎(活躍於六世紀初至二十年代), 其著作為慧皎《高僧傳》史源,4–5 註 4, 30
惟寬(755–817), 14, 19 註 26
《維摩詰所說經》(*Vimalakīrti-nirdeśa Sūtra*)：道宣所引用的提醒要回憶生前所做功德的段落, 385；竺法純持誦《維摩經》, 40；遵式講《維摩經》, 163 註 48
文粲(卒年不詳), 165, 190
魏雅博(Albert Welter), 127 註 183
惟則(751–830),《宋高僧傳》中之惟則傳, 72, 102
吳郡佛像:道宣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 95, 97 註 147, 105, 107；在慧皎《高僧傳》中慧達的傳記之中, 78
晤恩(912–986)：晤恩的法脈傳承, 158, 158 註 31；灌頂出現在晤恩的夢中, 422

X

義寂(919–987)：將其在舊法脈中的位置調整到新的法脈之中, 151, 186–188；重新引入失傳了的天台教籍, 157；與智顗的香鑪、拂塵的故事, 183–184
息災(śānti,“安撫”)儀軌：與密教儀軌的演化, 476–480；密教阿闍梨的體制化, 476–477
蕭本(Gregory Schopen), 321 註 1
湘東王(蕭)繹(508–555), 21 註 30, 93 註 139
形像的應驗, 見“佛教形像 – 應驗記”條
形像構建與崇拜:形像的開光儀式, 見“密教 – 形像開光”條；在形像中點睛, 473, 473 註 4；形像開光與此之區別, 472–473
許籌(卒年不詳),《嵩嶽珪禪師影堂記》, 63–64, 65–66

《續高僧傳》，道宣編纂：《後集高僧傳》被融入《續高僧傳》之中, 6 註 6；《續高僧傳》之中的慧皎《高僧傳》, 67–68；慧皎的十科被修改, 10 註 11;《續高僧傳》中的劉薩河 / 慧達, 67–68, 117–118；《續高僧傳》對塔銘的利用, 3 註 1, 6–7, 12 註 15
《宣驗記》, 又名《冥驗記》, 劉義慶編纂, 為慧皎《高僧傳》之史源, 30
玄奘（602–664）：對其遺體的處置, 407 註 36；此書之中的迦葉佛袈裟, 296；往生彌勒天界, 417–418, 417 註 68；四天王奉缽的故事, 238

Y

延慶寺（又名南湖寺）, 161；此寺的歷任住持，見附錄二；梵光之後的繼任者, 193–195；從中立到梵光之間的歷任住持, 169, 189, 193–194
姚道安（約六世紀頃），其所撰寫的有關石像的碑文, 111, 117–118, 119 註 178, 120 註 180
《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此經中關於形像的密教構建儀式已經得到充分發展, 474, 481 註 24；此經對於後世藏傳佛教儀軌的影響, 511–512；施護所譯, 480；阿闍梨灌頂需要觀想實踐, 496–501；此經之中的觀想, 495–496
義存（822–908）, 13 註 16
義淨（635–713）, 39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28 註 51；《臨終方訣》, 366, 390–396, 410 註 52
義通（927–988）, 150 註 19；在另外一種天台法脈傳承紀錄之中付之闕如, 158 註 32；其基地為寶雲寺, 159–160, 171；墳地在阿育王山, 171；將義寂與義通聯繫起來的新天台法脈體系, 186–188；《佛祖統紀》中為宋代天台宗的中心, 156–159
印度佛教聖地的中國在地化：關於形像神跡故事背後的論諍意圖, 330, 351；地方中心轉型為通史的資源, 142–143, 154–156, 159–166, 186；迦葉佛袈裟故事的在地化, 252–254, 257, 260–261, 288–297, 300；亦見“鄮縣與長干寺塔”條；“靈驗記集”條
印度教：無著對印度教修行與佛教修行的區分, 362；往世書時代印度教供像儀式與密教修行的聯繫, 512 註 152；亦見“後吠陀時代儀軌文化”條
應驗記：僧傳與應驗記之間界限的模糊, 52–60, 60–62 註 102；道宣對應驗記的搜集，見道宣於 664 年

編纂“《道宣律師感通錄》”條；作為中國佛教傳記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總結），2–7, 127–128；鄮縣塔的故事，見“鄮縣與長干寺塔”條；亦見“觀世音應驗記”條
有朋（牧菴, 1089–1168), 176 註 90, 190, 191
《幽明錄》，劉義慶編纂，為慧皎《高僧傳》的史源, 30
浴佛像儀軌，“見浴像儀軌 – 浴佛像儀軌”條
浴像儀軌，收於慧琳譯《新集浴像儀軌》之中, 361 註 83, 487, 510；寶思惟（705）與義淨（710）所譯本中的浴像儀軌並非是密教儀軌, 484, 485, 487–488；阿闍梨灌頂儀軌之發展與此有別, 477；此儀軌之演化甚有歧異且進化緩慢, 326, 487–491；在後吠陀形像修行中所觀察到的演進, 476–477, 480；《灌洗佛形像經》中所觀察到的浴像儀軌發展, 480–481, 480 註 21, 481 註 25, 484, 487, 510；無著對印度教與佛教相關修行的區分, 362
元珪（644–716），在嵩山，許籌的《嵩嶽珪禪師影堂記》描述了元珪的神奇示現, 14, 63–64, 65–66
元淨（1011–1091), 147 註 15, 164, 167–168, 168–169 註 61；預測了梵光的證悟, 173–176, 174–175 註 90
源信（942–1017),《往生要集》, 365–366, 370
元照（1048–1116）：慧才的傳記, 165 註 59；與處謙, 149, 151, 184 註 115；在《芝園集》之中的元照碑銘, 170 註 69；關於尚能（或名契能）, 149
圓智（?–1159)，上天竺寺住持, 169

Z

贊寧 (919–1001)：僧傳，見贊寧 988 年所編纂“《宋高僧傳》”條；贊寧所撰寫的碑銘, 24 註 41
藏傳佛教：《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對藏傳佛教的影響, 511–512；西藏的形像與佛塔開光儀軌, 504 註 117, 511；義淨翻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廣律》, 363
知禮，見“四明知禮（960–1028)”條
知禮與仁嶽針對山外的護教論諍著作, 185；善無畏（637–735), 13 註 16
至賢（卒年不詳), 147–148 註 15
志磐（?–1269+）：志磐所編纂的《佛祖統紀》, 141；將天台宗繫結於國清寺, 156–157, 193
智連（1089–1164), 傳記材料, 148 註 15, 189
智首（567–635), 282 註 64

智顗(539–598): 智顗的香鑪、拂塵, 149–151, 159, 183–184, 183 註 114, 186–187, 188 註 126;《摩訶止觀》, 150 註 19, 175 註 90, 435 註 16, 444 註 42;天台山的寺院, 見"國清寺"條;《請觀音經疏》, 435 註 16
《諸經要集》, 道世編纂, 323 註 5, 324;其中所引的《究竟一乘寶性論》, 342;皈依佛寶, 342;皈依僧寶, 331;對三寶的重新改造, 324, 327 註 8, 330–331
朱士行(203–282), 34, 35, 55, 58–59
竺法蘭(?–67+), 53
竺法純(約五世紀頃), 32, 34, 38–41, 47, 55, 57
竺法義(307–380), 32, 34, 35–37, 37 註 68, 47, 55 註 95, 58–59
竺曇摩羅刹 [Dharmarakṣa;竺法護; 230–316], 48, 49, 49 註 84, 55, 296 註 113
傳記文獻:僧傳與應驗記之間界限模糊, 52–60, 60–62 註 102;佛教傳記, 見"中國佛教傳記"條;關於西行求法傳, 28 註 51
中立(明智 [?–1115, 或 1046–1114]): 作為延慶寺的住持, 148 註 15, 193;晁說之為其所撰碑銘, 157 註 26, 172 註 77, 172 註 77, 193–194
中國佛教:佛像的中心地位, 322;在中國以感應的方式來編纂佛經, 亦見《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中國中古時期關於三寶中僧寶地位的話語, 324, 338–341, 348–351, 364;道宣在中國生構佛教場域, 81–87, 250–254, 297–298;亦見禪宗、淨土宗與天台宗傳統
中國佛教傳記:編纂文集。亦見僧祐編纂"《出三藏記集》"條、志磐編纂"《佛祖統紀》"條、慧皎編纂"《高僧傳》"條、寶唱編纂"《名僧傳》"條、道宣編纂"《續高僧傳》"條、贊寧(988)編纂"《宋高僧傳》"條;個人別傳, 見"惟則(751–830)"條;在傳記總結發展之中靈驗記是一個推動力量, 2–7, 127–128;書寫的社會與政治背景, 125, 127, 123 註 181;除了碑銘以外的資料來源, 3–4 註 2;塔銘作為傳記來源, 6–7, 126–128
宗密(780–841), 13 註 16
宗敏(1061–1137), 147 註 15
《宗源錄》, 由鏡菴景遷(?–1208+)編纂:《宗源錄》作為天台宗傳法史之嚆矢, 171, 194–195;此書以吳興穎法師的《天台宗源錄》為基礎, 144–145, 144–145 註 8
宗鑑(?–1237+), 知禮的法脈傳承為其

所為, 見“《釋門正統》”條
諏訪義純, 275 註 33
祖韶（卒年不詳）, 147 註 15, 162 註 47, 164, 173, 175 註 90
遵式（964–1032）, 147 註 15, 150 註 19；作為寶雲寺的住持, 160；其傳記中提到了東山, 162–163 註 47；在東掖山的法脈傳承, 151, 160；靈山天竺寺的官方認可為遵式所獲, 155–156；《佛祖統紀》載此寺為宋代天台宗的中心, 144, 156–159